

孔 庆 东 文 集

47楼207

孔庆东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孔庆东文集

孔庆东
著

47楼207

重庆出版集团 ©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47 楼 207 / 孔庆东著. --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12

ISBN 978-7-229-01302-8

I. ①4… II. ①孔… III. ①杂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5396 号

47 楼 207

47 LOU 207

孔庆东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特约策划: 贺鹏飞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

特约编辑: 张诗扬

封面设计: 灵动视线·张莹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sales@alpha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640mm×960mm 1/16 印张: 21.75 字数: 200千

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6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辑 野腔无调 1

小文的“保留女”中，有一位叫倩倩。倩倩的男朋友阿喜就住在我们对门的宿舍，人很不错，以前也常与小文开玩笑。可是因为倩倩，二人半真半假地成了情敌。本来小文只是嘴上胡乱叫叫，压根儿离倩倩十万八千里。阿喜也知道小文的毛病，但自己的女朋友被别人躺在床上乱叫一气，而自己因为是真的男朋友反而不敢乱叫，这实在让人憋气。二人于是发生过口角。

——《北大情事》

47 楼 207 / 3

北大情事 / 17

四院诗社成立宣言 / 31

燕园梦录 / 33

风流大寻呼 / 51

看月 / 80

咋教育孩子 / 82

腐败的旧体诗 / 84

厨师与餐师 /	87
燕园血 /	90
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/	95
新加坡印象 /	101

第二辑 指鹿为马 111

我认为“自由”二字是用不着去乞求、去“争取”的，拥有自由精神的人，你无论身在何时何地，都是自由的。严重的现状是，北大的某方面未免太“自由”了。少数学生贵族不求学问之有无，一心钻研“竞选”、“创收”，学生们看待有的学生干部犹如看待“黑社会”。有的教师或领导干部明明对别人的专业所知甚浅，却动不动横加干涉，指鹿为马，大搞文字狱，企图以别人的灾难来染红自己的顶子。

——《蔡元培的矛盾》

蔡元培的矛盾 /	113
庄严的荒诞 /	118
栾平的悲剧 /	122
生命失败的微妙 /	125
第三种人的杂音 /	129
大雅不是俗 /	131
也有风雅也有俗 /	134
也无风雅也无俗 /	136
无我之根 /	139
王瑶先生学术精神的启发 /	144

文学中的痞子 / 150

易子而食与易子而仕 / 153

第三辑 华山混剑 155

其实这些女人对于韦小宝来说，只不过具有一种数量意义，“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”。韦小宝在市井文化最集中的妓院长大，畸形的早熟使他永远丧失了爱的机能。他混进皇宫当小太监是假的，但在爱情的宫殿里，他却是个不幸的天阉。他的处世哲学是妓院哲学，他看女人也永远是用“婊子”的标准。对于漂亮的女人，他想到的只是占有，花言巧语，坑蒙拐骗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他从未想到过爱怜、尊重、相知等情感因素。他对这些女子的喜欢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小市民对私有财物的欣喜。所以，即便他喜欢的女人不爱他而爱别人，韦小宝却并不伤心，而只是像蚀本的商人一样绞尽脑汁再骗回来。韦小宝是天下第一不会伤心之人。

——《金庸的情语赏析》

金庸的雅文学意义 / 157

《连城诀》回评 / 160

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 / 167

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 / 178

武侠讲座弁言 / 190

恭贺钱理群老师六十寿辰 / 192

老钱的灯 / 195

侠之大者，钱理群 / 197

混元霹雳手——游侠张颐武 / 202

假如没有电视 / 204

玄学与科学 / 206

二森之死 / 209

恐怖不是战斗 / 211

“五四”何罪? / 214

第四辑 艺苑走笔 217

这是一群可怜的人。他们不是流氓，但他们不如流氓。真的流氓也确实有自己真实的生活。而这群人，在流氓面前要冒充高雅，想当“第三世界的领袖”，在高雅人面前，他们则嬉笑怒骂，用羞辱对方来掩盖自己的卑琐和嫉妒。他们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既没有自己固定的位置，又不会去寻找，去奋斗。他们对社会、对他人、对文化知识的仇恨里没有任何新的思想，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超越。他们既谈不上是以恶抗恶，也谈不上是独善其身。他们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思想，没有自己的灵魂，在瞒和骗中打发生命的日历，是一群高雅人可以痛骂，流氓们可以痛打的地地道道的“孙子”。

——《重读〈顽主〉》

阿Q的革命 / 219

毛泽东诗词中的君王意识 / 225

分配狂想曲 / 233

黄黑红 / 236

蓬山此去无多路 / 239

重读《顽主》 / 244

猛士如云唱大风 /	246
学贯中西和以中贯西 /	249
浪子笔下的浪子 /	251
躁热的美神执著 /	255
闲话《启明星》 /	259
你别无选择吗? /	262
日暖长虹落 /	265
纯洁的生命诗篇 /	268
乡土文学的失落情结 /	273

第五辑 道貌岸然 279

各高校几乎都发布过禁止在校园内“勾肩搭背”的规定，女生宿舍楼的门厅也均树立着“男宾禁止入内”的标牌，使人错以为似乎女生一进宿舍就不再穿衣服。但禁忌和压抑从来就是与加倍的放荡共生的。某著名学府的学生处为了进行一项调查，在一个星期一的上午从一座600多人的女生宿舍楼的下水管道中发现了37只避孕套。当一个宿舍中半数以上的学生都有了“朋友”时，剩下的学生便会感到相当大的压力。但“拍拖”队伍虽然日益壮大，经典意义上的“恋爱”却比例不高。所谓“假性恋爱”像商场里的假冒商品一样琳琅满目。

——《净土红尘》

高考制度之我见 /	281
不识菜谱为哪般 /	283
灵魂工作者还能逮着老鼠吗? /	285

知识还在，力量呢？ /	289
老与魂 /	291
不要蒙住学生的眼睛 /	294
我的健身法 /	296
赈灾岂止在捐献 /	298
鲜活的恐惧 /	300
缅怀激情年代 /	303
净土红尘 /	306
一场没有句号的辩论 /	312
等待 /	314
石家庄的时间 /	316
遥远的高三·八 /	318
再版后记 /	336

第一辑

野腔无调

小文的《保留女》中，有一位叫倩倩。倩倩的男朋友阿喜就住在我们对门的宿舍，人很不错，以前也常与小文开玩笑。可是因为倩倩，二人半真半假地成了情敌。本来小文只是嘴上胡乱叫叫，压根儿离倩倩十万八千里。阿喜也知道小文的毛病，但自己的女朋友被别人躺在床上乱叫一气，而自己因为是真的男朋友反而不敢乱叫，这实在让人憋气。二人于是发生过口角。

47楼207

“北大往事”，本来是我计划中的一部长篇的名字，现在忽然有人以此为名编一本书，那我的长篇将来出版时拟改名为《狗日的北大》，以表示我对北大无法言说的无限挚爱。当然，也可以叫《挨千刀的北大》或《老不死的北大》。我先把这些漂亮的名字公布出来，算是霸占一份专利，倘若有人侵犯了我的冠名权，那我将把“北大”二字置换为他的尊名。

现在，特从我的这部巨著中拈出一小节，作为北大百年校庆的一份贺礼。这一小节属于最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之一，因为那些比较精彩的乐章，我是舍不得在这个年头拿出来暴殄天物的。这里讲述的，只是80年代最后几年一条楼道里的一群研究生的凡人逸事，我尽量每个人都讲几句，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与我久违了。我讲

讲他们的一些无伤大雅的隐私，不是为了笑话他们，而是以此深深怀念我们共同奋斗、共同忍耐、共同享受、共同消磨过的那段神话般的岁月。

我 1983 年从哈尔滨考入北大中文系，住 32 楼 416，那段岁月我将专章讲述。现在话说转眼到了公元 1987 年，我本科毕业，考入本系现代文学专业，跟钱理群老师读研究生，这便动迁到了 47 楼 2072 室。

47 楼是 80 年代新建的几幢研究生楼之一，坐落于燕园的南隅。从八卦上讲，属于“死门”，主大凶。不过我当时不懂八卦，相信“人定胜天”。结果终能死里逃生，得以今日坐在“生门”这里饶舌。

这几座研究生楼的形象和设施，在当时是颇令学生满意的，体现了党和政府重视知识分子的诚意。每座楼均为六层，每个楼门内的每层分为相对的两个单元，每个单元里有五个或七个宿舍。47 楼 207 单元住有中文、东语、俄语三个系的研究生 20 人。2076 是水房和厕所，不过有一次竟收到一封信，寄给 47 楼的 2076 号的刘洪波先生，大家以为是恶作剧，便有人拆信阅读。写信者是一位云南小姐，信中含羞带怨地倾诉了对“刘洪波”先生的思念，并说欲近日来京，问刘洪波“既然有窃玉之勇，有没有藏娇之屋”。我们读后齐声谴责这个化名刘洪波的家伙，实在给北大丢脸。那份信后来不知下落，但我始终怀疑“刘洪波”可能就是 207 中的某个人，这小子在云南偷了点荤腥，既不敢承担，又想留点余地，于是就给人家一个假名假地址，既不会牵连他，他又能看到信，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。207 的哥们现在大多已有了妻室，要他们站出来承认大概是不可能了，于是我又怀疑是 208 的那些哲学系的小子干的。

下面我分别介绍一下 207 的 20 位哥们。由于介绍的目的在于描述当日的人文气氛，并不在于为具体的人树碑立传，因此将其真名隐去，姑作假语村言。

先说 2071，此室住的是 4 位东语系蛮子，分为两类。朱、毛二人原系北大毕业生，现读波斯语专业，所以长得跟西亚人没什么两样。老朱高大肥硕，活像一架立起来的波音 747，头脑聪慧，谈吐诙谐，性格憨厚。他吃饭用的家伙叫饭盒不如叫钢盔。由于经常游泳，加上谦虚，

所以有些驼背，估计砸直了的话，能有1米9。此公家住北京，不常住校，来则必到我处谈笑一回。四面敬烟，八方借火，人人乐于调侃，唯其臀下之床板嘎嘎作响。毕业时多数床板有裂纹，盖皆蒙老朱之赐也。老朱常穿一件滑雪衫，装束严整，尤其冬天戴尖帽穿厚靴，推门而入时，活赛中东恐怖分子。别看他乐乐呵呵，在学习上实则律己甚严，除了英语、波斯语，还会法语，好像还会什么语。于是后来就娶了个法国妻子，看上去很贤淑。到法国干了几年，现在又回到中国为促进中法友谊而辛勤工作。我和老朱在一起开过很多玩笑，特别是1989年秋天他讲的那些笑话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小毛姓毛名嘉，自称山东人，但任何人一眼看去，就可断定他是个胡人。我几次开玩笑，劝他问问他母亲年轻时有没有穆斯林朋友。毛嘉不到1米7，但体格匀称结实，体多毛，因此酷爱到游泳池去展示，不舍昼夜。他发现我肚皮发福之后，兴奋异常，积极带领我做仰卧起坐，并引众人围观。后来又非要指导我游泳，我提出每次游泳前必须给我买一个大磨坊长面包加一瓶可乐，他一口答应，但只兑现了一次。其余的我都记了账，要他一并连本带利偿付，他总是答应，至今仍在推脱，每次国际长途中，这都是必涉的话题之一。

毛嘉是全盘西化的受害者，除了爱游泳，还爱打网球，做健身。他的嗜好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，比如说听交响乐，一盘接一盘，还很讲究版本。我原来对交响乐只是听着玩玩，后来看他实在孤单可怜，就有时陪他听听，条件是他去买二斤鲜草莓，洗净摆好。他的欣赏水平当高出我许多，但表达上不如我，我对老柴、老贝、老莫的评析每每令他大笑之余加上一句“没错儿”。他送给我一盘《欢乐颂》，那是在我很需要力量、很需要友情的时候，我常常听。

毛嘉还爱汽车。没事儿就画汽车解闷，被我怒斥为“手淫”。所以后来我一看见他画汽车，他立刻塞进抽屉，羞涩地说：“手淫，手淫。”然后加一句：“他妈的！”

毛嘉有洁癖，百事干净。特别是一天到晚洗衣服。他在一个盆里洗

一件，其余的泡在另一个大盆里哗哗地冲着。我一听见水房里哗哗的瀑布声，就心疼得直愤怒，冲出去喊：“毛嘉！北大的水费都费在你身上了！给我闭上！”后来我不大听见那瀑布声了，原来他专门挑我不在时洗衣服。

毛嘉很单纯，但特别爱听我们这些中文系的胡说八道。他是个优秀的倾听者，一个幽默感非常出色的欣赏家。我和他的许多对话都是扮演某种虚伪的人，既有古典喜剧的情调，又渗透着后现代的反讽意味。用模仿的方式戳穿各种艺术骗局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。比如我想让他破费时，就模仿《茶馆》中刘麻子的话说：“咱一共还有多少块现大洋？”看见他点钱时，就说：“你留着这么多同样的花纸有什么用？送我一张留个纪念吧，就要这张四个老头的吧。”毛嘉经常说“中文系的人太坏”，但那语调很像少女说她的男朋友“你真坏”。

毛嘉去伊朗游学一年，我送他一首《满江红》：“小小毛嘉，有几个风流夙愿。一心想，天鹅落地，蟾蜍赴宴。月下联诗惊浴女，花前赏景闻娇喘，更那堪湖畔共吟书，声声软。人之出，性本乱，学外语，吃洋饭。望长城内外，行尸百万。孽畜洗衣真费水，瘟鸡中暑难生蛋。待何时还我面包来，年年盼。”毛嘉在伊朗洗了一年衣服，觉得不值得叛逃，就又不羞不臊地回来了，遭到我等一致呵斥。毛嘉说：“那边妇女在外面捂得严严实实，一回家就脱得一丝不挂，看黄色录像。”我们问：“你咋知道咧？”他说：“我亲眼看见她们的确捂得严严实实的。”众人大笑，最后判定他必是在伊朗惨遭蒙面妇女轮番蹂躏，苟延残喘，奔回祖国怀抱。

毕业喝酒那天，毛嘉第一个哭了，头抵在楼道的白墙上，睫毛上挂满了泪珠。他劝我一定要练喝酒，怎么能一杯啤酒就醉了呢？

后来，毛嘉娶了个小有名气的女孩，到英国去工作、读书了。最近来电话问我是否可以用“外国花纸”偿付我的面包，我说可以，但是要加倍。

朱毛之外，另两人是林和吴，都是从部队来的，学越南语。他们本

来是应当到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审问越南女兵的，不幸中越关系正常化，他们只好到北大来大材小用。刚来时很不耐烦，经常用越南语高喊“缴枪不杀”。后来我在一部电影里学会了一句越南话：“越南必胜！”就天天对他们说，终于感化了二位，他们以后见了我时，便举起V字形的二指说：“越南必胜！”

林吴都是广西人。林长得矮小精壮，大脑门，大眼睛。锻炼身体的方式与毛嘉相反——自我摧残式。他的拿手项目是长跑，从北大跑到昌平。我开玩笑说：“地球是圆的，你一直跑，就能到越南，再跑，就从南门回来了。”每次回来，他都比早上出去时小了一圈，满脸放射着回光返照的神采。然后买一只鸡腿，煮在电热杯里。一觉醒来，又是一条好汉。大家都不甚赞成他的长跑，但很羡慕他的鸡腿。因为我们每月的助学金只有75元，轻易不敢请女孩吃饭。而林吴二位享受中级军官待遇，每月的津贴从部队上成百成百地寄来。可惜他们却不利用这钱去请女孩吃饭，都存起来给了后来的夫人，这大概就是“纪律严明，保障有力”吧。

小林锻炼身体野蛮了点，但骨子里很内秀的。喜篆刻，刻了些“长相思”、“勿忘我”之类的。也学写诗词，与我交流。由他们身上，我认识到，军人的内心实际是很脆弱、很多情的。小林那充满吃苦精神的憨憨一笑，是我不能忘怀的。

吴好像在部队的职位比林稍高一些，所以据说略有些脾气。但我从未感到他有什么脾气。老吴不善与人交流但又渴盼交流，所以经常振作精神，非常潇洒地加入谈笑阵营，最后不得要领，胡乱打了一圈招呼又讪讪而去。老吴常喜穿低领小背心到各屋游走。若有人讽刺他说话女声女气，他便以胸前黑毛证明他是真正的男子汉。后来我说，堂·吉诃德的女朋友也是胸前生有黑毛的。老吴说我们是嫉妒他。我们赶紧说不嫉妒，是羡慕，我们恨不能浑身生些个才好。老吴是有些个怕羞的，所以大家跟他开玩笑均注意节制。可是老吴并不注意大家的心情。他一进屋就热情地向每一个人问寒问暖，但其实你根本用不着回答，因为当你回答时，他正在关心另一个人。屋子里都是他一个人的声音：“你好！怎

么样小伙子？不错吧？”对于众人的笑声，他经常问：“怎么啦？为什么？”后来我对大家说：“老吴再来时，咱们什么也不用说，一齐喊首长好、为人民服务就行了。”但老吴又经常令人望之不似首长，据传他早上醒来时，十二分慵懒地伸出一只黑色玉臂，轻声细语道：“小林，扶我起来！”我想，老吴居然也有这般的黑色幽默，他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给人带来快乐的人，他的内心也别有一番大千世界吧。

2072 位于楼道的中心，住着我们四位中文系的。这里是整个 207 单元的会议室、休息室、娱乐室、吸烟室、饮水室、吃饭室、接待室、收发室……四个人中我自己当然不用介绍了，除了吹牛，一事无成，算个半好不坏的读书人吧。其余三位都是学文学理论的，黄、李和江。

黄是湖南才子，16 岁入北大。看去不甚用功，但悟性极佳，每考必捷，象棋和扑克玩得极好，水平与我不相上下而比我细致。我们俩联手打牌，打遍北大无敌手，即使牌运极差，形势极危时，我俩也稳如泰山，能够抓住仅有的机会，反败为胜。当彼之时，长气缓出，四目相视一笑，乐何如哉！李和江联手打我二人，三年之中鏖战不下百次，竟从未取胜！李江二人每每吵闹、时时切磋，终究无可奈何花落去。环视今日北大，再无黄君这般最佳搭档，每次打牌，均思之不已也。

黄从本科时起，混迹于校园诗坛，至研究生时已薄有诗名。时或有天真少女及不天真少女前来叩教。黄神情倨傲，不给其以可乘之辞色。盖其年少心高，且有隐痛存焉。曾有一夜，久不归宿，吾急寻之，见他低头环楼而行，吾强拉之归。平日看他装束奇特，有嬉皮士之风，实则另一番追求在心头也。我最佩服他的不是诗，而是他对西方小说的通读。我在他那里抢着看了许多西方小说，受益不浅。毕业后，我暂离北大，他继续读博士，竟成为北大外语学得最好的人——把外籍女教师学成了自己的妻子。现在身在美国的黄老弟，你还写诗、下棋、打牌么？

李是河南人，妻室在邢台。老李相貌英俊但呈劳苦之色，生活能力极强，能帮助别人干一切活，办事认真，思想实际。偶尔有非分之想，但终于作罢或失败，令人起同情心的一笑，颇类唐老鸭性格。初来时思